

汉语学习者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情感与体验研究

莫婷婷

南宁师范大学师园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1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明的活态基因库，其传承与传播已成为国际中文教育及文化对话的关键领域。汉语学习者在接触中国非遗的过程中，经历着从符号辨识到意义阐释的认知深化，体验着从审美震撼到价值共鸣乃至批判性反思的情感波动，并通过在场观察、身体实践乃至文化融入等多元方式实现体验的升华。这一系列复杂互动不仅揭示了非遗跨文化传播的内在心理机制，也反映了学习者如何将文化知识内化为个体理解与认同的动态过程。对上述维度的系统性探讨，能为优化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化教学策略，以及推动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有效传播与创造性转化，提供坚实的学理依据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汉语学习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中文教育；文化传播

前言

在文化自信及文明对话互鉴的历史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提升到国家战略文化层面。随着《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颁布，明确了要强调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还明确指出推动非遗进校园、进教材。与此同时，并鼓励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桥梁作用。这为中文教育界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以及广阔的舞台去深化对非遗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探究汉语学习者——一个特殊的跨文化交流群体——了解中国非遗的认知路径、情感反应及体验方式，其意义已超越了单纯的教学技能研究层面。在全球化浪潮下，如何让不同民族的人理解、感受并融合一个深刻的传统民族文化核心的问题，涉及文化交流的深度与效能，是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并获得世界范围认可的一个重要环节。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汉语学习者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情感与体验研究”（项目编号：2023KY179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莫婷婷（1992—），女，仫佬族，广西南宁人，硕士研究生，南宁师范大学师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中文教育。

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汉语学习者认知的改变

（一）表层认知

汉语学习者对中国非物质文化的认知是一个渐进复杂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个体认知水平的提高，也揭示了非遗传播及意义建构的内在规律。而认知又是文化理解的基础，首先表现为对具体的表征符号的理解和辨识。或者是学习者在课本、电影电视里或是亲身体验中第一次接触到京剧脸谱、江南园林、古筝音乐……这样具有高度意蕴的文化标识。此时，认知活动主要聚焦于形式的辨认与初步归类，借助“剪纸”、“茶艺”、“皮影”等词汇建立基本的概念档案。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最初的感性认识，是在脑海中将这些分散的个体文化符号初步归位的过程。但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认识阶段，就容易将历史过程凝固化。学习者可能知晓端午赛舟，却未解其驱疫禳灾的古老信仰；能区分陶瓷青花，却不明釉料流转背后的窑火秘密。符号的辨识提供了进入非遗世界的钥匙，但门后的深远回廊，仍有待脚步的深入。

（二）深层认知

当学习者跨越符号的浅滩，认知便向着意义阐释的深水区航行。此时的认知体现为对文化现象背后历史脉络、地理关联与社会结构的系统性探索。认知的焦点从“何物”转向“何以至此”，开始追问景德镇瓷器光润如玉的物理成因与美学追求，探寻昆曲水磨腔调与江南文人精神生活的隐秘共鸣，思考针灸穴位网络与传统哲学天人观念的深刻贯通。这一阶段的认知建构，要求学习

者在语言工具之外，调动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视角，将文化事项重新安置于其原生的社会肌体与历史语境之中。理解陕北剪纸，需将其还原至黄土高原的节气循环与生命礼赞；体认苗族银饰，须洞察其与族裔迁徙、身份认同及财富观念的复杂交织。深层认知的达成，往往依靠专题课程、学术阅读、专家对话及田野体验的综合滋养。它使学习者得以超越符号的表象，触摸非遗作为地方知识体系与生活智慧结晶的内在温度，从而在理性层面构建起更具纵深与整体性的文化理解图景。

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汉语学习者情感的塑造

（一）形式美感与感官体验的直觉性吸引

非遗对学习者的初始情感触动，往往源于其外显的感官美学价值。当学习者初次感知昆曲舞台上飘扬飞转的衣袖、苏州园林里错综的空间布局或者是上古铜钟的浑厚鸣响时，形成了超越文化差异的语言直觉式审美体验。这种情感反应基于人类共通的感官愉悦机制——精湛技艺之美、规律之美、壮观之美的反映。例如，在欣赏景泰蓝制品的精美纹样及色彩时，人们会为它的工艺技法所折服；在听蒙古长调民歌时，辽阔的土地、坚韧的生命力会通过音乐沁入心扉。这种由纯粹形式美引发的情感刺激，就如同一种文化认知的原初力量，在学习主体与陌生文化之间建立起最初的联结点。这种震撼无需深厚知识铺垫，却能瞬间打破心理隔阂，点燃持续探索的热情。它既是情感旅程的起点，也是所有深层理解得以生长的感性土壤。

（二）人文精神与历史智慧的理性共鸣

当学习者对知识的理解深入到一定阶段后，情感体验便从物质层面过渡到了精神层面。当学习者领悟了非遗中所蕴含的集体智慧、人生智慧或记忆情怀之后，会萌发出比前一种更加深刻而强烈的情感共鸣。他们懂得福建土楼不仅是一个建筑个体，更是承载着社会理想的共同体意识及合作生活方式的空间载体。同时，二十四节气也不只是农事历法，更是古人与天地对话的一种时间智慧体系。这里产生共鸣的基础是认同了非遗蕴含的人类共通的价值观——如敬畏自然、追求和谐、赞美生命等等。例如，知晓中医治未病的理念之后，会感受到这是对于生命的呵护。通过对剪纸图案中“鱼戏莲”的解读，会感受到民间大众朴素的生命繁衍愿望。这样的感受早已超越了“喜欢”的层次，而进入对于自己思维方式及价值体系的尊敬乃至崇拜之境。这说明学习者开始从“他者”文化的旁观者，转变为能够在精神层面与

之对话的理解者。

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汉语学习者体验的表现

（一）在场感知与氛围浸润体验

当汉语学习者真正置身于非遗真实存在的场域之中，其认识结构会从多感官角度得到全面的重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基于观看汉字形象和图片形象所建构起来的认知系统。步入古琴雅集现场，听觉不仅可感受音律的美，还可以听到乐器产生的柔软的木质回响及平缓的呼吸声。在书法工作坊里，视觉不仅注意到制作过程，还看到制作者用手指搅动纸浆时的肌体节奏以及纸帘抬起一瞬间溅落在地的小水滴的光影效果。这种“在场”的关键是“环境浸入”，学习者沉浸在一种由特定声音、气味、感觉、人们交谈所构成的整体文化背景之中。

例如，在元宵节的花灯展中，学习者不仅看到各式各样的花灯造型，还能够感受到人潮涌动的温度，听见孩童们对糖画摊贩的欢声尖叫，感知远处若隐若现的锣鼓声及空气中飘来的米香。多重感官刺激让非遗不再是纯粹的认知对象或概念，而成为了可触摸的“现场”。它补足了远程教育中可能缺失的细节，让人直观理解文化与实践互为因果的关系。使人们更能看到匠人花上数月时间反复打磨漆器，也能看到地方剧团演员在破败的舞台上认真化装准备演出。这些“幕后”的画面所体现出那种专注与认真，往往要比最终的演出效果更加感人，这种浸润式观察，建立起文化符号与其社会生命之间的初步联结，为更深层次的参与奠定了感知基础。

（二）身体介入与技艺体认的实践体验

突破了观察半径之后，当学习者能直接接触到对象并进行仿制时，便完成了一个更加彻底的蜕变过程——从被动地“观看”，变为积极的“手作”。比如，在青田石材上执刀临摹书法字迹时，瞬间就理解了控制腕力、指力的难度何谓“金石之气”的力度；在陶轮上试图让一团泥巴直立旋转成型时，每一次不经意的力道不均导致的坍塌，都是对“心手相应”这一概念最直接的体悟。

这种“具身化”实践的核心在于，它将抽象的文化理念转化为肌肉记忆与身体感知。学习太极拳不再仅仅是记忆招式名称，而是在尝试“沉肩坠肘”时真切感受到的骨骼对位与重心流动；体验书法也不止于欣赏章法布局，而是在毛笔与宣纸摩擦的阻力中体会“锥画沙”的质感隐喻。学习者在实践中遭遇的挫折——如剪纸时线条的意外断裂、刺绣时丝线的频繁打结——非但不是负面体验，反而成为理解非遗技艺门槛与匠人精湛程度

的珍贵参照。这些“受挫经验”与偶尔“突破瞬间”带来的喜悦相互交织，使学习者对非遗传承所需的耐心、专注与身体智慧产生切肤之感的敬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身体介入往往能触发认知模式的转变。当学习者亲身参与一场地方祭祀仪式的简单环节，哪怕只是学习一个特定步伐或吟唱一句祷词，他们便开始从“分析仪式”转向“经历仪式”，从而有可能以更接近文化持有者的内在视角，去领会那些无法完全用语言表述的仪式意义与情感能量。

（三）文化融入与意义再创的沉浸式体验

而学习的深层次则表现为学习者能否在短时间“驻扎”进非遗传承人的生活节律中，并以理解的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对话表达。这是一种超出短期培训之外的“文化滞留”。例如，在苗绣传人村落中驻扎几周后，他们早上也许会跟在后面一起去山上找植物来染色，下午会在纺织机上学习如何控制纱线张力，晚上则听祖父母讲述花纹图案背后的家谱故事。

在此过程中，非遗不再是被抽离观察的“项目”，而是与每日饮食、劳作、社交及自然节律交织在一起的“生活本身”。学习者亲历某项民俗节庆从筹备、举行到收尾的全过程，承担其中某个具体而微的任务，这种“过程性参与”让他们体会到文化实践如何作为社会粘合剂与时间坐标，维系着社区的身份认同与集体记忆。当学习者从单纯的参与者转变为积极的“文化转译者”与“意义再创者”时，体验便达到了更高层次。他们可能运用所学的中文，撰写深度的田野笔记，以跨文化视角解读一项手工艺背后的生态智慧；或通过摄影与纪录片，捕捉传承人在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的技艺瞬间与情感流露；更有一些学习者尝试将非遗元素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如将江南蓝印花布的图案语汇融入现代服装设计，用西方和声体系重新编配中国古曲，或依据传统营造智慧设计当代生态建筑。这些“再生产”实践，绝非简单的文化借用，而是建立在深度理解与尊重基础上的创新对话。它标志着汉语学习者的非遗体验，已从被动的文化接受与模仿，跃升为主动的文化诠释与贡献，在跨文

化理解的循环中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可能性，真正实现了从“走近”非遗到“走进”非遗，并最终携其精神养分“走出”以进行创造性表达的完整历程。

结语

汉语学习者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情感与体验，共同构成其文化理解逐步内化的动态轨迹。从符号辨识到意义阐释的认知深化，从审美共鸣到价值反思的情感辩证，从在场观察到具身参与的体验升华，三者交织递进，推动文化习得从表层感知走向深度内化。这一过程揭示，跨文化理解需超越知识传递，须在认知建构中激发情感共鸣，在身体实践中深化意义体认。对教育实践而言，应创设激发多感官参与、支持批判性对话、促进创造性转化的学习环境，引导学习者实现从文化旁观者到理解者、从体验到诠释者的身份转变，使非遗真正成为可感知、可对话、可共创的活态传统，在跨文化对话中持续生发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张美玲, 赵友斌.——以“汉语桥”非遗文化体验项目英译为例[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4, 37(2): 39-45.
- [2] 邓慧爱.从“知古”到“创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美育赋能古代汉语课程改革[J]. 教书育人, 2025(5): 109-112.
- [3] 孙冬虎.京杭运河沿线地名文化遗产的形成轨迹[J]. 北京社会科学, 2023(3): 35-44.
- [4] 王一岚.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研究——以Bilibili和YouTube英译文本为例[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4, 8(18): 166-170.
- [5] 张亚楠.基于可持续发展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路径探析以山南昌果卓舞为例[J]. 收藏, 2023(3): 173-176.
- [6] 雷兴花.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苗族酒歌“刻道”音乐保护与传承[J]. 收藏, 2023(1): 150-153.